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八十七回 著甚來由富人舉債 是何秘密死者遺言

卻說葛雲伯送金有聲出去之後，便著小廝去到秦府，把秦珍、寶珠兩人請來。此時寶珠正在「惜紅軒」和婉香、眉仙看一封蘇州來的信。這信是白素秋寫把顧眉仙的，說李冠英因為八月間交卸吳縣，結算交代，後任苦苦挑剔，竟有許多不肯認帳。當時，只怪接進交代的老夫子不好，含糊糊糊的接了進來，以致交不出去。沒得法想，只好拖動些錢莊款項，替前任的知縣賠補了幾筆，指望得個另外署缺，弄些平餘來彌補彌補。誰知自從文老死後，京城裡幾位老世交寄了信去，竟是杳無回信，置之不復。直到於今，賦閒了三、四個月下來，一點兒差使也沒得。此刻到得年底，錢莊裡因見冠英並無署補的希望，便來討帳。往年欠了這家的錢，總好向別一家做個長期挪挪過來還了這家，如今大家都存著個勢利心思，竟有些不放心了，所以沒得法想，才教白素秋寫信來和眉仙商量，想問他暫借五千銀子，如果應允，就請眉仙電匯過去，否則也無別法，只好聽其自然了。眉仙接了這信，便來給婉香看。婉香看了，因道：「你意思怎麼樣？」眉仙道：「我的意思自然是答應他的，給他趕緊匯去。只不過這個裡面我倒覺得很有一點兒奇怪：吳縣的缺本來很好，漕糧上的平餘，除過開支以及攤解各款，至少每年總好多上四、五萬光景，怎麼做了三年下來，倒反會得鬧上虧空？」這個裡面可不是有點子奇怪嗎？」寶珠笑道：「照你說來，難道自己藏著錢不用，倒反向人家來借錢用不成？或者，那些括地皮的官兒，每年好多四、五萬，冠英是個清廉自失的人，不願弄那些造孽錢，自然沒得多了。」眉仙笑道：「你真是個不知世面的！你要曉得平餘銀子，並不是什麼贖款。百姓照著就地規矩，每完一兩地丁，總要完上兩塊七、八角錢，解上去只銷解一塊八角，餘多下來的，便是『平餘』。『平餘』二字，本是天平上餘下來的意思，因為收擾來的散銀，熔做寶錠，不免有些火耗，所以每兩正銀之外，帶收二錢耗銀；及至真個熔化起來，耗不了這些，便是『平餘』了。因此，這筆平餘銀兩，竟是明公正氣的，算做知縣的好處，比不得什麼貪贖枉法的錢。」寶珠道：「聽說如今的耗銀也是解上去的了，哪還有什麼好處？」眉仙道：「耗銀雖解上去，但是耗銀之外，又加上了另外的名式，什麼『串票費』呢，『解費呢』，『傾工火耗』呢，『洋價貼水』呢，『征收費』呢……各處的情形雖然不同，總而言之，上面提一筆，下面加一筆，做知縣的好處，依然出在百姓身上，不曾落空。這也是各縣如此，大家馬兒大家騎的，誰肯破壞了規矩，放棄了權利呢？」婉香聽到這裡，不禁笑道：「眉姊姊倒像學過錢谷似的，打開話箱，便有這些滔滔滾滾的，惹人絮煩。今兒已是什麼日子？人家急等著錢用，快還不匯給他去，嚼這些空話兒幹什麼？」

正說著，花農來請寶珠，說：「萬豐」裡葛雲伯請爺過去，有要緊事呢。寶珠詫異道：「葛雲伯請我去做什麼？」婉香也覺奇怪，倒是眉仙笑道：「你去正好，把我的折子帶去，請他即刻電匯一筆。」說著，便從衣袋裡把個折子取出，交與寶珠，並又催著快去。寶珠心裡本不願去，因為眉仙要他去划款子，也就推辭不得，便自去了。回來已是晚飯過後，婉香等俱在南正院陪著柳夫人閒話，蕊珠卻把珠兒抱到柳夫人膝下，逗著玩笑。這孩子已是一週歲多了，生得和粉團兒一般，一雙碧綠的眼珠兒，嵌著兩顆桂圓核似的瞳人，兩道長而且秀的眉毛，戴著一頂外國剪絨的小鳳兒，穿著一件湖色的緞襖小襖。見寶珠進來，他便支著兩隻小手兒撲去，哆著櫻桃似的一顆小嘴，「呶呀呀」的，不知說些什麼。柳夫人因道：「珠兒要你抱，你便抱他一會子吧，怎麼做了個爺，一點兒也不像個爺的模樣，這般可愛的孩子，你倒厭惡他？你不記小時候捧著玩的洋因因麼？可有這孩子的討人喜歡嗎？」寶珠笑笑，因把珠兒接過來，逗著玩了一回，仍就還了柳夫人。婉香看他神色，似有一件事懷著，因道：「葛雲伯請你去做什麼？」寶珠搖搖首道：「沒什麼事，他不過和我閒談閒談罷了。」柳夫人道：「葛雲伯和你談些什麼？你倒和他談得上來嗎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這老頭子講起前朝後代的事來，簡直討人厭煩，那些空話，我也記不清了。」柳夫人也就不再多問。停了一會，大家散了出來，婉香卻把寶珠的衣角扯了一扯，兩人便同回到惜紅軒。

寶珠先把折子教春妍送去還了眉仙，這才將著婉香的手走進房來，同到薰籠邊坐下，現出一種懊喪之色，低聲道：「姊姊你可知道，瓊二嫂鬧出一件事來了呢？」婉香見他說得鄭重，因道：「什麼事？你聽誰講來？」寶珠道：「葛雲伯今兒叫我去，便是為了這事。他說漱姐姐和他舅舅金有聲兩個串通一氣，把三老爺存著的款子，甩出另外的人，一筆筆都抽了出去，不知道存在哪裡去了。如今葛雲伯氣得什麼似的，他叫我去，教我把這事告訴太太，並且還說金有聲這人，已經壞了良心，咱們府裡萬不可再用這人。現在，他已決心和他們為難，凡是他手裡開出的上單，他打明兒起，一概不付了。你想這件事如果真個的照此辦將起來，咱們府裡付出的票子，一經打退了轉來，可不從此喪失了信用嗎？你想這事我還是告訴太太的好，還是不告訴的好？」婉香聽著，不禁愕呆了，半晌道：「葛雲伯這人，可惡極了！無論怎麼樣，咱們府裡付出的單子，總不能不付的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和珍大哥也是這樣說，他說：『你家瓊二奶奶，既然不顧場面，金有聲也和石時兩個串通一氣，我知道他們開出多少數目呢？』珍大哥說：『這個也容易查的，但是不論怎麼樣，第一件事便是上單萬萬退不得轉。至於承禧堂戶下往來的帳，無論積欠多少，咱們府裡沒有不認帳的，盡管把咱們家的各人存款扣著抵算罷了。』」婉香道：「葛雲伯答應嗎？」寶珠道：「他卻一定不肯，說金有聲這人實在可惡到了極處，不教他受受擠軋，再也出不了他的一口氣呢，除非我回過太太，立時把金有聲開除了外帳房的職務，連石舅爺的幫帳房也開除了，方才肯把上單照解。否則他要顧『萬豐』的牌面，也顧不得咱府裡的名譽了。姊姊你想，這個可不是要挾得利害嗎？」婉香道：「珍大哥的意思怎麼樣？」寶珠道：「珍大哥也不和我講什麼，但教我回來時，且不要告訴太太，他此刻去和金有聲商量呢。」婉香呆呆的想了半晌，忽道：「我想或者葛雲伯和金有聲有些過不去的地方，所以趁著年關上拿他開一開玩笑，只不過防礙著咱們府裡的面子，那可不當要的呢。」

正說著，春妍進來，說：「珍大奶奶過來呢。」婉香聽說藕香來了，便自站起迎了出去，同到對面書室裡坐下。寶珠也早趕了過來，問「珍大哥可回來了嗎？」藕香點點頭兒。寶珠道：「金有聲怎麼說？這件事到底怎麼樣？葛雲伯與他為難，卻是什麼緣故？」藕香歎了口氣，卻置寶珠的話不答，但向婉香道：「妹妹是個聰明人，可知道這個裡面卻有一篇大文章呢？此刻不過剛剛出得一個題目罷了。但是，只個題目，卻有好幾種看法，我卻看不准來，因此來和妹妹商量。照葛雲伯的一面說來，他是認定的漱妹妹在裡面作怪。他說三老爺在日，大早已存下一個分家的心思，因此特地化出許多戶名，教人捉摸不住。那些折子，大約臨終時候都已交付了大妹妹，存心要把承禧堂的欠帳推到南府裡來，所以把這些存款一筆都抽了出去。」寶珠道：「難道三老爺竟有這種存心嗎？」藕香道：「這是葛雲伯和你大哥講的，我也不敢下一斷話，只不過照葛雲伯的摘帳看來，三老爺自己名下欠著『萬豐』四十多萬，承禧堂戶下欠著『萬豐』一百多萬。咱們家放在『萬豐』裡的資本便只三老爺名下的四十萬，太太名下的六十萬。衝過了，要空上『萬豐』四十多萬，累年收入的田房租息都已抵衝過了。照此看來，葛雲伯的話，也是並非無因的了。」婉香道：「到底咱們府裡的田房租息一年有多少收入，大嫂子應該有點數兒？」藕香道：「這個我就一輩子不曾明白，總是三老爺一手經理，誰曾敢去查他一查帳？不過，照金有聲和你大哥講的話看來，其中卻是另有一番隱情呢。他說今兒把大妹妹接回家去，細細地問過了。據大妹妹說，三老爺臨終的前一日，曾把他叫到牀邊去，吩咐他一番說話。他說，三老爺含著一包眼淚，對他說道：『我的心事藏在肚裡也不止一年了，直到如今也不曾和別人提過一句，因為提起了這一句話，勢必牽動全局收拾不得，所以一輩子藏在肚裡。如今眼見得我是中不中了，若不留個遺囑與你們，只怕將來得最後的一日，人家還疑心我是怎麼樣呢。這個遺囑，如今只許漱兒一個人去拆開來看，不許給別人曉得。』」說著，便把一個封兒遞給了漱妹妹。」寶珠、婉香聽了這話，愈加詫異道：「三老爺那個遺囑，到底說些什麼呢？」不知藕香如何說法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賢奸最是難分辨，家國由來一例看。